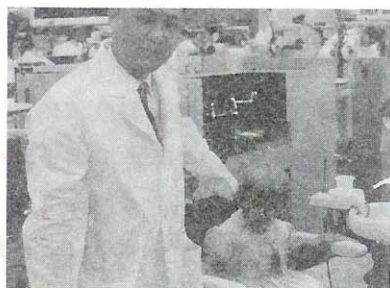


自我警惕，若是洩漏出去，可能會引起重大問題，由此可證實，無論如何，我是完全被信任的，當然沒有一個病人不信任醫師而會接受醫療，在牙科治療方面我也受到相當的信賴。例如某高官，躺在我的牙科治療椅，不出三分鐘便打鼾入睡，如要治療他使得每二、三分鐘把他搖醒，讓他開口才能辛苦的繼續治療。可是回想在接受可怕的牙科治療中，會放心睡覺任你處置，能得到如此程度的信賴，也蠻令人欣慰的。

高官他們認為我是一個可信賴的牙科醫師是肯定的，而我也真正瞭解，不會成為這以外的什麼人，因此也沒有託過他們做任何有利於牙科界的事情。他們有他們對公務的立場，如果像年輕醫師那麼簡單地以為“那位部長是我的病人，有事下一次來時拜託他就成了”，結果必定是失敗的成分較多，我不會這樣做的。不過有某部長要決定某政策時，他對於牙科情況不太瞭解，轉而請教我的意見時，我的發言則有絕對的效果，我想因此也有過數次貢獻於牙科界的機會。我對年輕的牙醫師講“你的上司在開口治療牙齒，不能說話或提出你的要求”，這個過火的玩笑，不要以為實際也可以行得通，那就大錯特錯



1957 在密西根大學看臨床時與第一個小病人合照

了。

我意外發覺在高官當中多心的人也不少，曾有某高官以電話約明天要來治療，因我必須參加重要的會議，請其延期之後，這年長的病人從此再也沒有來看。後來聽說是懷疑我拒絕替他治